发现·运河 之青县(中)

策划：张徽贞 周红红

王黄马渡 摆渡人砸冰通河

杨金丽

12月15日一早，从运河东岸穿过曾经亚洲最大的渡槽工程——青县周官屯穿运枢纽，沿运河西岸北行不远，就来到了王黄马村。大雪节气，天寒地冻，河面上结了薄薄一层冰。晨曦投射在河水和树影间，映照出斑驳迷离的光影。远远看见运河上一只小舟，一位老人站在船头，正低头干着什么。这位老人就是75岁的摆渡人李维杰。

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大运河，李维杰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作为沧州段运河唯一还在使用的渡口、唯一还在摆渡的运河人，王黄马渡口和摆渡人李维杰成了真正的网红。

几次行走大运河，每次都是只见渡口和小船不见摆渡人，这一次却意外相逢了。带着几分欣喜走近老人，发现老人正用一把铁铲专注地砸冰。

“明天就赶集了，提前砸好冰，人们好过河。”老人仿佛喃喃自语，也在讲给我们听。

老人是王黄马村人，河对岸是林缺屯村，两岸的老百姓互赶集市，嫌桥离得远，习惯了坐船过河。

“一个人收多少船费？”

“来回一块钱，没有钱也能坐！”老人家其实是个大嗓门。

“人们现在都不带现金了，您老有微信或支付宝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！”老人说，咱不会玩这些新玩意儿，有钱就给，没钱也让坐。摆渡人，为的就是让大家图个方便！

攀谈起来，老人说这里原本有一条河间府通太平村的官道，从他记事起，这里就是摆渡口，自己干这行也有30多年了。

“孩子们愿意让您干吗？”

“不愿意呀！孩子们跑运输，云南、西藏，还去过老挝。家里不缺钱，早就不让我干了。他们不懂我。他们愿意天南海北地跑，我就愿意守着这条河。”老人一呲牙笑了。“现在天气还不够冷，真冷了，河面冻结实了，人们直接走过去就行了，到那时我再歇着。”

老人说着，目光不自觉地望向渡口南面京沪铁路高架桥处，思绪游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。

摆渡老人

马厂炮台 目睹百年近代史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 孙希旺

12月15日，冬月第一天，大雪节气，运河里正是薄冰初冻的时候。

我们从沧州一路向北，一直抵达青县段运河的最北端：马厂炮台。

钢蓝的天空下，炮台斑驳古朴，满面沧桑。对炮台一直心存敬畏的摄影师有些失望：只有这一座吗？只能拍这些吗？

这里，是青县唯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青县人心目中，这座遗世独立的古炮台，和历史上多少大人物相连，见证着近代以来的百年风云，是大运河畔重要的军事遗存。

马厂炮台

一

在马厂炮台，最先提及的名字有两个：李鸿章和周盛传。

1870年，充斥中国历史年表的有两件大事：一是洋务，一是教案。天津教案后，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驻节天津。作为中枢权臣的李鸿章深知，当务之急是训练新军，他把这个重担交给了淮军部将周盛传。

1871年，周盛传率部屯驻马厂，人称“盛字军”，也就是新军。为了解决数万官兵的饮用水问题，兵营夹运河而建。

此时，太平天国刚刚平定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，紫禁城里的帝后哪有银子给他练兵？一个挖河改田的方略开始在他心中酝酿。

10年时间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，周盛传不仅在这里创建马厂兵营，使这里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策源地，而且兴水利、改土壤、开挖马厂减河，使沿河碱地变良田，新增垦田以百万计，造福一方。周盛传去世后，附近17个县的百姓自发送来挽幛，还在天津、青县两地修建周公祠。采访中曾去过青县的周公祠遗址，就位于运河岸边。联想起沧州的梅公祠遗址，论起来，周公要比梅公的历史功绩重要得多。

别的不说，单看练兵马厂、挖河屯田、利民强军一项，李鸿章、周盛传的眼光可谓长远。要知道，这是在清末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下实现的，委实不易。但结局如何呢？周盛传训练的“盛字军”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喋血丹东，全军覆没，举国震惊。

其实，真的没有什么好震惊的。1872年，津南大水，一片汪洋。紫禁城里，上上下下忙着皇帝的大婚，最后还是周盛传与哥哥拿出1万两银子舍粥赈灾，才救了数万人的命。22年后，甲午战争正酣的时候，颐和园的慈禧关注的不是前线的军情，而是自己的寿宴。这就难怪，在一次次战争失败后，帝后们不得不一次次赔礼赔款割地求和……而李鸿章终于在越来越逼仄的窘境中，走向了生命的尽头。

二

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马厂炮台荡开，看一把八国联军的指挥刀。

这是一把带着120年岁月积淀的刀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刀鞘已经锈得几乎断掉了，后人加了一道钢箍固定。如今，这把刀被保存在盘古武校的兵器展览馆内。静置了这许久，刀气依然不减，透过展示窗凛凛而出。

“这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，一位外国指挥官的指挥刀。不知道刀主人的国籍和身份，但可以肯定是八国联军的。”武校校长刘连俊说。

这把刀一下子把人带到了1900年。那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五年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，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，八国联军悍然入侵，中国坠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中……

青沧之地，因濒临运河而被列强相中，开教堂、办医院，传统而繁华的运河小城忽然间来了洋面孔的医生和传教士。与此对应的是民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。1900年，沧州义和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，青县山呼庄王之臣是沧州义和团重要首领之一，他们不仅攻打沧州城，还参加了在天津打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斗争。

这段历史，徐则臣在《北上》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。他说，一条河活起来，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。虽是小说家言，也非常有价值。

这把八国联军的指挥刀，如今无声地陈列在青县运河边的盘古武校兵器展览馆里。饶有意味的是，运河边的这座武校，以中国远古神话开天辟地的盘古命名，这个名字让人感觉，运河文化与盘古文化就这样交融在一起了。

更饶有意味的是，当年，外国传教士是不会记录沧州武术的。这可以在沧州博施医院英国医生的日记体书籍《沧州好医生》及另一位英籍作者写的《运河人家》里探知一二。100多年后，很多外国学生慕名来到这里学习沧州武术。他们虔诚地按照中国礼仪拜师、学武，感受中国文化的悠久和灿烂。

八国联军的指挥刀

再探灰坝

三

让我们再回到马厂炮台。

马厂炮台的创始人周盛传1885年病故，没有亲历“盛字军”在甲午战争中覆灭的那一幕惨剧。即使他在世，也无法挽回战败的命运和数万条鲜活的生命。因为这不单单是一场军事上的较量。

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时，在马厂兵营驻守的，是袁世凯的“北洋六镇”。但是，即便沧州的义和团到天津参加打击八国联军的战斗，马厂驻兵依然按兵不动；京城危急，帝后仓皇西逃，驻兵依然没有动静。我们无法探知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。

可以想见的是，当大运河恶浪滔天、腥风血雨的时候，马厂炮台却只能孤独地伫立一隅，眼见一幕幕历史惨剧在面前上演。

苍茫天地间，马厂炮台本应是金戈铁马的英雄，却不想做了冷漠旁观的看客。

英雄也罢，看客也好，这都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。

世事如棋。慈禧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与她寿宴相比无足轻重、可以任其覆灭的马厂兵营，由袁世凯接任，在她死后不久，亲手终结了清政府的统治。

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。袁世凯死后不久，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，张勋借机拥立溥仪复辟。为了倒张，梁启超、段祺瑞等人先后来到马厂，在这里举起讨伐张勋的旗帜。灰头土脸中，溥仪不得不再次退位。

这一幕幕历史活剧，都逃不过马厂炮台的眼睛。它孤零零地伫立在几近干涸的运河畔，只有一年一度的青草，伴它斑驳残梦，岁月悠长。

青剧上了中蔡庄村新民居

再探灰坝 运河畔不乏糯米坝

上一次走运河，我们在青县运河西岸发现了一处灰坝，其建筑工艺与世界遗产点谢家坝相似，都是古人利用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。消息见报后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这次走运河，在青县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一探究竟。

“这里是胡白庄运河古坝，约建于清末。听村里老人讲，这处古坝可能和李鸿章有关。”青县政协工作人员一边带着我们沿灰坝周边的运河行走，一边介绍。

运河在这里甩了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弯，现在水流不足，人们口中那水流湍急、情势危险的“口子门”之说，只能全凭想象：那时，这里河道河底宽，上口也宽，又没有外护河堤，运河水大时顺流而下冲刷堤岸，非常危险。

关于灰坝，当地还有一些故事和传说：清代，运河上游一个村地势低洼，常闹水灾。这个村有个太监出了个“捅开运河冲刷高地、填充低洼”的馊主意。同治年间，暴雨连续几天不断，河水滔滔，汹涌奔腾，老百姓日夜护堤，“口子门”还是决了口，洪水咆哮着扑向农田、村庄，两岸一片汪洋……

水灾后，人们用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，在这里修筑灰坝。堤坝整体稳定性好，筑成后再也没有出现决堤状况，保留至今。

史料记载，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马厂驻军修沧州至静海段南运河东西两堤。直隶、青县投资、村民捐资，在胡白庄、司马庄、齐家圈等地修筑堤坝。尽管如此，灰坝的修筑目前还缺乏准确的记载，其真正成因至今仍是个谜。

在没有水泥、胶凝材料等现代建筑材料的古代，糯米浆加三合土的方法是一种“奢侈”的工艺。从现存建筑遗迹和考古结果看，这种工艺多用于城堡建筑。堤坝采用这一工艺的，还不多见。谢家坝就因采用了这一工艺，而被定为大运河的世界遗产点。

在二十一世纪初勘察时发现，胡白庄运河古坝是利用三合土从河底逐层夯筑，40多米长、20多米高、0.5米厚的堤坝。因堤坝受水冲，加上裸露风化等原因，如今仅剩33米长的遗坝存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谢家坝修筑的年代也在清末，史料也没有准确记载。好在，历史遗存还在，离我们发现真相就不会太远。

杨金丽

坐西朝东 陆官屯民居很罕见

从下马厂沿运河东岸向南返回青县县城时，坐西朝东的一处处民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

“这儿的房子与众不同。别处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，这个村的房子几乎都坐西朝东，后房山正对着运河河堤。这在南运河沿岸村镇里是极为罕见的。”县政协工作人员介绍。

村里的老人说，陆官屯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，自建村起，房子就是这样的走向，而且每家只盖三间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地人分析，这主要和地形有关。

陆官屯依河而建，河堤是西南——东北走向，这里冲弯多，好像一张弓。在弓背处盖房子，一是会出现锯齿状空地，二是觉得不吉利，就这样形成了坐西朝东的独特民居走向。河对岸和前后村庄的房子都不这样，唯独陆官屯如此。

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孔繁廷介绍，陆官屯民居是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，在大运河沿岸也非常罕见，其背后故事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杨金丽

青剧 运河带来的独有剧种

车行流河镇中蔡庄村，一户新民居上绘制的“青剧渊源”彩色壁画，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

只见上面写着：青剧历史悠久，清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六年，教戏的王国安为第一代传人。一年，中蔡庄秧歌会到青县县城演出，当时的县长看了演出后觉得很新奇，问：“你们唱的既不是京剧，也不是河北梆子、评剧、哈哈腔，这是什么戏？”会头说：“俺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戏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曲。请县长起个名字吧！”县长说：“河南有豫剧，你们唱的这个戏，只有青县有，别的地方没有，就叫青剧吧！”从此，青剧的名字就叫开了。青剧剧目有《安安送米》《赶脚》。

徽班进京，走的就是运河。戏曲的繁荣，带动了两岸听戏、唱戏之风。流河一带是重要码头，离马厂驻军也近，南北文化汇集于此，南腔北调，各种剧种，与青县当地方言民俗杂糅在一起，慢慢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戏剧形式。如今，青剧已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是独属青县人的乡音戏语。“青剧是大运河漂来的一个戏曲奇葩。”青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李敏说，青剧有情节、角色、道白、唱腔、表演动作、专用乐器等，内容以水浒戏为主，弘扬传统美德，反映民间情感，深受运河两岸青县人民的喜爱。

杨金丽